

# 神探华良

陆

MAN DETECTIVE

# 凶蝶

陈东枪枪 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# 神探华良

陈东枪枪  
著

陆

# 凶蝶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神探华良. 6, 凶蝶 / 陈东枪枪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21. 7

ISBN 978-7-5360-9279-2

I. ①神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125276号

出版人：肖延兵

总策划：海 飞

项目执行：汪 黎

策划编辑：程士庆

责任编辑：曹玛丽 周思仪

文 字：王喜鹏 汪 黎 陈如松 汤 玲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装帧设计：今亮后声·小九

---

书 名 神探华良. 6, 凶蝶  
SHENTAN HUALIANG. 6, XIONGDIE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9 1插页

字 数 170,000字

版 次 2021年7月第1版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9.8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仇恨的种子终会长成黑暗的迷宫。

## 目录

暗夜

· 1 ·

凶蝶

· 169 ·

暗 夜



当华良打开巡捕房办公室的门，进入新的一天的时候，最先醒过来的是他办公桌上的电话。

无数根漆黑的电话线架在人头顶，或平行或交错，切割着上海阴沉的天空，将信息传往各处。好的，坏的，只要拿起电话，就都了然了。此刻，某人正在某处，拨打华良办公桌上那部电话，要告诉他些什么。

不会是什么好消息，华良有这样的预感。

关了一宿的空气宛如透明的雾，在急促的电铃声和华良加大步幅的冲击下，渐渐恢复了流动。

“蒲石路，有活儿。”

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想穿旗袍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电话那边传来打火机擦燃的声音，然后是莫天长长的吐气的声音。“我在蒲石路上的御斋旗袍行。”

莫天把话筒摺回了柜台。戴上礼帽之前，他摇晃着手里的风镜，盯住柜台里面女收款员晃动着的恐惧的眼睛，不无邪魅地歪起嘴。“想不想出来，坐坐我崭新的摩托车？”

莫天面前那部象牙白的电话十分精致，底座上镶嵌着黄铜花卉。电线从底座伸出来，进入樟木柜台台面上的孔

洞。再出现，已经是在墙上。电线沿着墙边探到屋顶伸向店外面，与其他电话线合拢、交错，切割天空。

在这些凌乱的电线下面，停着莫天新换的跨斗摩托车。那辆聪达普 KS750 军用摩托车是半年以前莫向南托德国的朋友帮忙订的，上个月才运到上海。莫天太喜欢这辆摩托车了。在过去一个月里，骑着它兜风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和华良在一起的时间。莫天想骑着它去很多遥远的地方，更想去各种诡异的杀人现场。现在，他如愿了。

聪达普旁边，是被莫天驱散又再次聚拢在一起的人群。他们朝里伸着脖子，同时又做好了奔跑的准备，仿佛被围在中间的，是一个随时都会塌陷的深洞。

一具中年男性的尸体。

尸体斜趴在地上，脚底板沾满土。皮鞋落在几米之外，被围拢的人群所阻隔。他眼睛瞪着，嘴也张着，一只耳朵贴在地面，仿佛在静静地聆听什么。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子，全身各处都透露出骨头的棱角。相比那些看客，这俨然是另一个族群，因为某种原因才意外出现在地表。他久久地趴在那儿，迫切等待大地裂口的声音，意图重返故地。

相比空中那些电话线，尸体背上的刀痕显然要凌乱得多。衣服碎裂成布条，伤口道道翻开，犹如被犁过的土地。

# 1

“都快被剁成云吞馅儿了，”莫天打了个哈欠，对蹲在地上翻看着尸体的高婕说，“一看就知道是被砍死的，还有什么勘验的必要。我倒是可以提供些有用的线索。”

莫天顿了一下，等华良和高婕的眼睛都转向他，他才重新开口说：“这个人叫安四桥。知道他为什么姓安吗？”

“有话快说！”高婕白了他一眼，“不说我也查得到！”

“因为他是安公馆的管家。”莫天抽了口烟斗，将白雾徐徐吐出，“他是安中和的人。”

华良和高婕都听说过安中和这个人，法租界的人几乎都听说过。没听说过的，也去过他的各家洋行买过东西。

“瘦得跟鬼一样，一定是常年吸大烟。就算不被砍死，大概也活不过三年。”说着，莫天转过头，用下巴指指十几米外那个店铺。店铺的门楣上，挂着一块匾，上面写着“九霄云外”。“看没看到这燕子巢？在死之前，这骨头架子要么刚从那儿出来，要么是要进去。”

隔着吐出来的相互缠绕的烟雾，华良盯着那扇紧闭的樟木门。吸大烟的人横死街头算不上稀奇，死因无外乎三种，要么吸死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被债主打死。如果把这个叫安四桥的人的横死街头和他吸大烟这件事联系起来，并

忽略他有仇家这个假设，死因仿佛就会变得明朗——安四桥是被债主打死的。债主有可能是借给他钱的人，也有可能是前方赊他大烟的“九霄云外”烟馆。

想到这里，华良朝烟馆挪动了脚步，几个手下跟着他，另外几个将尸体抬上担架，放到吉普车上去。然而随即，他就被莫天拽住。

“华探长，你就穿着这身皮去那烟馆调查？”在华良的意识里，莫天第一次这么称呼他。

“神探，你还真打算让我穿着旗袍进去？”说完，华良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。政府早就明令禁止吸食和贩卖烟土，燕子巢却一直都在。不是掌柜们心太大，而是警界暗中支持他们这么做。

“在法租界，格雷最好的部下可是各家烟馆的老板。”莫天的神情和语气都充满了轻佻，“格雷在公董局的薪水不过是你的两倍，每个月的收入却是你的一百倍。他是法租界最大的毒枭，不要未经申请就在他的财路上留下你的皮鞋印。”

在烟蒂烫到手指之前，华良用力吸了最后一口。他朝着自己的吉普车走去，那团烟雾留在原地，仿佛散不去的思绪。

## 2

从格雷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华良被一种挫败感包裹着。格雷依然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，半眯着眼睛，懒洋洋地抽着雪茄，每次开口都相隔半分钟。

格雷零零散散的话总结起来就是，安中和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一定要好好查。说“好好查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格雷抬起头，另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华良。格雷也没有直接答复去“九霄云外”烟馆调查的申请。华良的话像是已飞到末节的箭矢，尚未击中格雷的耳膜，就消解在空气中。华良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格雷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，像是给先前结束的对话附加一段收在括号里的内容：“查你该查的，远离你不能触碰的。”

在走廊，莫天正朝他晃过来。“安公馆派人来认尸了，”莫天笑了笑，带着些许轻蔑，“竟然叫了个女仆来干这‘脏活儿’。”

那女仆穿一身深青色的粗布对襟上衣，头发梳成麻花辫，用红色布带绑了。她站在办公室靠门口的位置，垂下的两手交叠又松开，松开又交叠，将她的局促暴露无遗。从身后看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仆，在上海的各个街头随处可见，但是她一转过脸，华良就怔住了。那感觉像是被

蜂蜇了一下，后脑勺木木地，一阵阵发麻。

女仆的眼睛则豁然睁大，想必她和华良有着同样的感觉。两张脸隔着两米空间，实打实地撞击在一起。

“三……”女仆刚开口，就被华良截了下来。

“我是中央巡捕房探长，我叫华良。”

“我是来认人的，安大哥从昨夜就没回家。”对方愣了下，又把头垂下去，回到了先前局促的状态之中。

去停尸房的路上，只有华良和女仆。一前一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碰撞出清冷的回声。她叫李凤。她年长华良三岁。她做过药剂师，总是穿着白袍站在满柜台药品前面。她曾是一个灵动的姑娘，最喜欢打羽毛球和看莎士比亚的戏剧。身后那个女人的情况，华良再熟悉不过。

事实上，在颇为久远的一段时间里，她曾长期占满华良的内心和梦境。华良喜欢灵动的人，大概是因为他的心底总是埋藏着一场阳光照不透的大雨。那场大雨会时不时忽然出现，揪住他，抽空他全身的血液和力气。认识李凤的那段时间，正是那场大雨最频繁出现的时候。后来，她嫁给了一个胸膛宽阔、脸色黝黑的水手。

身后的李凤已经变得截然不同，华良不回头也无济于事，她现在的脸就烙在他视网膜上。那是一张爬满皱纹的脸。就像蜘蛛吃掉昆虫，或者把一张新洗出来的照片摁到砂纸上打磨，总之皱纹已经将她五官中蕴含的灵动、透明、饱满的东西蚕食殆尽。华良知道缘由，不是时间，也不是劳作。一想到这里，华良就感到深深的自责。此时，李凤

一步一步跟在身后，就像他多年来的内心写照，把他变回当年那个犯了错的毛头小子。那件事情之后，李凤便消失了。他想抽一根烟，但是上衣和裤子口袋都空空的，烟落在了办公室。

华良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，李凤看了一眼，吸着气点点头，华良又把白布盖了回去。

“由于某些原因，我更换了名字和身份。”华良开了口。话语停留在带着药水味的空气中，不下沉，不消失，像河面上的浮冰。“这些年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忘了。”李凤的语气淡淡的，“好像去了很多地方，全是陌生的地方。但是去了哪儿，全都不记得了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连自己这个存在都无法感知。”

华良低下头，没说话。他脑海里自动浮现出了一只纸灯笼。灯笼破满了洞，露出竹篾，被风吹着到处跑。

“回来以后总要生活，偶遇到安家小姐，说话投机，就开始照顾她的起居。”

走出停尸房前，李凤忽然抬起脸，定定地看着华良，然后浅浅地笑了。“你长大了。”她对华良说，“尽管这样，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是你。”

### 3

从中央巡捕房到安公馆，要经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土路。裹在尸袋里的安四桥在汽车后座上颠来颠去。莫天戴着风镜，骑着跨斗摩托车紧跟在华良的汽车后面，不时歪一下头，吐一口带着沙土的唾沫。

沉闷的撞击声里，华良向李凤问起安四桥的情况。在李凤的印象里，那是一个本分能干、不会招惹是非的人，做事爽利，手也巧，会打全套的家具。六年多以前，李凤被安家小姐安丽娜聘到家里做仆人的时候，安四桥就已经在了。被发现吸大烟是两个月前，那时候他已经吸了小半年。

李凤的话在此中断，仿佛蒙了薄膜的眼睛盯着颠簸的前方。她在想象安四桥吸大烟的样子。烟枪塞进嘴里，安四桥的腮帮子就凹陷了下去。表面上，是安四桥在吸那些白色芳香的雾气，但实际上，是烟枪在吸他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将魁梧的他吸成了一副骨头架子，在汽车后座上摇来晃去。

李凤把华良领进安公馆客厅的时候，里面有两个人。坐在檀木太师椅上的是安中和。他穿着黑色绸缎长衫，戴着玳瑁框眼镜，中分的头发背到脑后，胡子和头发都泛着

灰。他旁边站着的是安家小姐，罩在外面的白色对襟毛衣把她的脸色衬得很晦暗，眼袋和泪沟肆意凹凸。她朝华良倦怠地点了个头，就离开了，单薄的背影很快被侧房的门阻隔。穿深灰色格子西装的男子快步走过来，和华良与莫天握手，解释说太太身体不适。他说他叫曹光辉，黝黑的脸色和宽阔的脸形让他显得踏实忠厚。将华良迎到与安中和隔桌相对的另一张椅子上后，曹光辉又搬过一把椅子让莫天坐。莫天不坐，去看墙上挂的那些字画。

李凤从厨房端来了茶，是成色和味道都很好的普洱。华良喝了一口，想这茶的年龄比他和安中和的年龄都要大，可能和他俩之间的那张檀木桌差不多。安中和不眨眼地望着他，嘴半张着，在等待回答。华良朝他点了点头，他就下意识地抖了几下肩膀，眼里的光也随之灭下去。

“这是迟早的事，沾上那东西，就是这样。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然后缓缓站起身，出了客厅，领着两个下人出了院门。再在院子里出现的时候，他跟在两个下人后面。下人搬着裹尸袋，他皱眉跟着。华良注视着三个人，直到他们拐出华良的视野。

曹光辉给华良添茶，招呼他吃点心，再三表示着感谢。“烟鬼横死街头，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。但是安叔是我岳父多年的心腹，还请华探长务必尽快把凶手找出来，了了岳父这个心结。”

华良感受着曹光辉揣度式的目光，知道话语并没有结束。

“如果找不出来，也没有关系。只是，可否把这个罪加给某个等待枪毙的死囚……”

“我会把真凶找出来。”华良喝干了茶，站起身，走出谈话的范围。客厅里没有欧式的皮沙发，也没有琳琅满目的酒柜，除去那套檀木桌椅和一座落地钟之外，再无其他硬质摆设。墙上挂着几幅郑板桥的字画和一套印了怀素草书的挂历。华良的目光落在挂历上，半分钟以后仍没离开。更准确地说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后天。

“这一天为什么标注了出来？”华良盯着那个被圆圈套住的数字问。圆圈是用小楷毛笔画的，弧线重合处有墨晕开，这是笔头在标注完成后又做逗留的痕迹。

“这天是我岳父一位故人的忌日。”曹光辉在华良身边应道。

华良道了声歉，随即转变话题，让曹光辉带他去安四桥的房间看一看。

安四桥的房间空空荡荡，和华良预想的差不多。古董架上有不少形状各异的灰尘，原本摆在上面的瓶瓶罐罐估计都被换成了大烟。华良拉开靠窗的书桌抽屉，找出了一本用细麻绳捆成筒状的册子。

莫天看着册子上的一行行账目，冷笑了下说：“账做得够清楚啊，是个好管家，可以去我爹那儿做会计了！”

“有人来安府找安四桥要过债吗？”华良头也不回地问。

“从来没有。”曹光辉把脸伸到华良的肩膀上方，盯着册子上列的一行行账目，回答得斩钉截铁。